



漢語史研究叢書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
衍生和發展

董秀芳◎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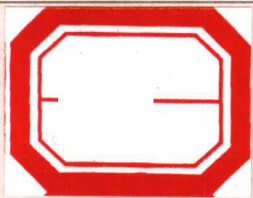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漢語史研究叢書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
衍生和發展

董秀芳◎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董秀芳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7
(漢語史研究叢書/項楚主編)
ISBN 7-5409-2656-2

I. 詞... II. 董... III. 漢語-詞法-研究
IV. H14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58188 號

策劃制作:四川新華出版公司

總發行人:王慶

總策劃人:陳大利

總監制人:文龍

責任編輯:彭澤學

封面設計:文小牛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 董秀芳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鹽道街3號 郵編610012)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武侯區機投鎮潮音工業小區(028)87445573

開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張 11.75 字數 270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ISBN 7-5409-2656-2/H·81

定價:29.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序

《漢語史中的詞彙化——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是董秀芳在四川大學完成的漢語史專業博士學位論文。作為導師，秀芳希望我在論文正式發表時寫幾句話。

漢語詞彙雙音化的發生和發展機制是漢語史上的重大問題。過去的學者對此已有充分的認識，并作過很多的研究。雖然從總體上看，已往的成果要麼未能跳出語文學的窠臼，要麼祇有單個現象或少數用例的考察，但已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秀芳的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與寫作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并取得了一些進展。簡要地說，這些進展包括，第一，在方法論上，能有意識地將古代漢語研究和現代漢語研究結合起來，將漢語研究與普通語言學結合起來；第二，初步建立了一個漢語詞彙雙音化發生和發展機制研究的理論框架；第三，初步提出了一個漢語詞彙雙音化過程的理論模式。

作為基本的“物質基礎”，漢語詞彙雙音化是漢語詞彙發展史上最為重要的現象，它決定了漢代以後漢語詞彙的整個面貌，制約着漢語詞彙的演變和發展方向。從目前的情形來看，我們對於雙音化對漢語詞彙發展的影響還知道得不多，秀芳的研究祇是

開了一個頭，所涉及的也祇是一個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深入去做。

秀芳 1994 年進入四川大學中文系讀現代漢語方嚮的碩士學位，師從張一舟和張清源等先生，打下了非常好的語言學和現代漢語的研究基礎，這對她後來轉入漢語史的研究非常重要。那時現代漢語方向的研究生也來聽漢語史方面的課，秀芳對問題的敏銳觀察和理解給幾乎所有的老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7 年我“受命”指導秀芳。那時秀芳完成了碩士研究生的學習，中文系打算讓她留校任教，但她有意繼續深造。爲了留住她，經過當時的系主任龔翰熊教授的“安排”，秀芳就作爲在職博士研究生一邊教書，一邊學習。在這個過程中，她還受到張永言、趙振鐸、向熹、項楚和經本植等教授的悉心指導，伍宗文、俞理明、董志翹和宋永培等先生，以及曾經應邀來川講學的美國堪薩斯大學馮勝利和哈佛大學何寶璋兩位教授都曾給她多方的幫助。作爲學生的秀芳，其學習的刻苦在川大研究生中早有“盛名”（我深感幸運的是，我在川大的其他兩個博士生陳文杰和陳秀蘭都同樣地刻苦），她因此有“足夠”的時間打好古代漢語的基礎，不久就發表了漢語史方面的論文。與同專業的同學相比，秀芳的英語稱得上極好，她還學習了法語和日語。由於這些條件，1999 年秀芳幸運地得到了一個去哈佛大學做博士論文的機會，在麻省劍橋（Cambridge）生活了一年半，聆聽到包括喬姆斯基在內的一批世界著名語言學家的授課，並受到著名功能主義語言學家久野暲的具體指導。這樣說起來，秀芳應該寫出更好的論文來。

秀芳 2001 年 5 月通過論文答辯。論文雖然受到諸多名家的肯定，但問題還有不少。秀芳對古代漢語的感知和認識還有待進

一步地加深；在漢語研究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進程中如何為理論語言學與漢語研究相結合找到一個更加合理的平衡點，也是今後要進一步努力的。

從 2001 年 10 月份起，秀芳在川大文學院領導的理解和支持下又來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在王洪君教授的指導下從事博士後研究。希望秀芳更加珍惜這樣的機會，在學術道路上更上層樓。

最後，向所有指導、關心和支持過秀芳的學術界師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朱慶之

2002 年 1 月於北京大學燕北園

目 錄

緒 論	(1)
第一章 漢語雙音詞的主要衍生方式	(23)
第一節 漢語雙音詞的主要來源	(23)
第二節 雙音詞衍生的性質	(34)
第三節 雙音詞衍生的基本條件和特點	(37)
第四節 雙音詞衍生的機制	(40)
第二章 從短語到雙音詞	(48)
第一節 概述：不同類型短語的詞彙化	(49)
第二節 并列短語的詞彙化	(106)
第三節 偏正短語的詞彙化	(147)
第四節 動賓短語的詞彙化	(165)
第五節 主謂短語的詞彙化	(197)
第六節 述補短語的詞彙化	(213)
第三章 從句法結構到雙音詞	(219)
第一節 語法標記的詞彙化	(219)
第二節 代詞結構的詞彙化	(238)
第三節 否定結構的詞彙化	(251)

第四節	介賓結構的詞彙化·····	(262)
第五節	助動詞結構的詞彙化·····	(266)
小 結	句法結構詞彙化的原因與特點·····	(272)
第四章	從跨層結構到雙音詞·····	(273)
第一節	跨層結構形成的不同類型的雙音詞舉例·····	(273)
第二節	跨層結構詞彙化的特點·····	(291)
第五章	雙音詞語義和功能的演變·····	(293)
第一節	雙音詞內部形式的重新分析·····	(293)
第二節	詞綴意義的專指化·····	(297)
第三節	及物性的變化·····	(307)
第四節	雙音詞的語義功能變化的性質——進一步詞彙化 ·····	(326)
結 語	·····	(329)
參考文獻	·····	(333)
詞條索引	·····	(358)
後 記	·····	(365)

緒論

1. 研究對象

本書主要研究漢語史中與雙音詞的產生與發展密切相關的詞彙化現象。所謂雙音詞，是指語音形式為兩音節的詞，但這裏所討論的雙音詞不包括雙音節的聯綿詞和音譯詞。

之所以不乾脆說本書的研究對象是雙音合成詞，是因為不同類型的詞之間的界限並不總是很清楚。按照目前大家公認的定義，合成詞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語素構成的詞，包括複合詞和派生詞兩種類型。複合詞的特性在於其構成成分都是不定位語素（即在與其他語素結合時位置自由的語素），而派生詞則包含定位語素（詞綴）。單純詞與合成詞對立，指祇包含一個語素的詞。表面看來，上述區分是很清晰的，但是詞在歷史上的發展變化可能會使其內部形式變得模糊，從而造成定性上的困難。

一方面，複合詞可能會在發展過程中變得類似於單純詞。這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複合詞的語素義由於時間久遠而

對語言使用者來說逐漸變得模糊，與單純詞之間的界限也因之變得不太分明。這樣，在共時狀態下，不同的人就可能因為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對同一個雙音形式有着不同的語感。比如“盪觴”，相信會用這個詞的人不少，但瞭解這個詞的語源的人不會太多^①。由於這個詞的兩個組成部分的意義都比較古老，而且都早已變成粘着語素，不可以單用了，因而就會出現下列情形：在知道“盪觴”的語源的人的語感中，它是一個複合詞；對於那些不知道“盪”和“觴”的具體含義的人來說，“盪觴”很可能就是一個單純詞了。另一種情況是複合詞中一個組成成分的意義在發展過程中脫落，因而變得類似於單純詞。如“窗戶”，本是“窗和門”的意思，後來“戶”（門）的意思脫落了（詳細分析見第二章第一節）^②。

另一方面，派生詞可能會因為在發展過程中詞綴功能的消失而變得類似單純詞。當一個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詞綴的構詞功能消失之後，由其構成的派生詞大多也隨之消失了，但有些會作為固定的形式保留在詞彙系統中。那些保留下來的詞中原有的派生關係已經模糊或根本看不出來了，因而就可能被語言使用者看作單純詞。由中古時期使用過的時間詞後綴“來”組成的詞“近

① “盪觴”語出《荀子·子道》：“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盪觴。”“盪”是浮起的意思，“觴”是一種小酒杯，“盪觴”最初指江河發源的地方水流極淺小，只能浮起一個小酒杯，後來引申指事物的開始。

② 從祇包含一個語素這一點上，這類詞就可以算作是單純詞了。但這類詞與典型的複音單純詞還有一些不同，那就是詞中還有一個組成成分單獨來看是有意義的，而一般所認為的複音單純詞中的每個組成成分單獨看都沒有意義，祇有組合起來纔有意義。這可能就是語言研究者不願說這類詞是單純詞的原因。對這類詞的傳統命名是“偏義複詞”（參看周秉鈞 1981），這種定名是基於這類詞原本都是由有意義的形式組成的這一事實，是從語源的角度說的，而不是着眼於這類詞在一個特定的共時平面的表現。

來”、“嚮來”就是這樣的例子（在第五章第二節我們會對此詳加討論）。

由於以上兩方面現象的存在，在共時狀態下對某些詞的定性就可能存在分歧。從歷時角度看，很多雙音詞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了一個從非詞的分立的句法層面的單位到凝固的單一的詞彙單位的詞彙化過程（這一過程本書會詳細論述），如“濫觴”就經歷了一個從短語到詞的變化。一個形式在成詞之後，詞彙化的進程還可能繼續。不少在普通人看來是混沌不可分的雙音單純詞實際上是合成詞進一步詞彙化的結果：詞的組成成分之間的依附性進一步增強，內部形式變得模糊，由此又可能導致其中的某個成分意義的失落或功能的喪失，從而語言使用者有可能將一個合成詞重新理解為單純詞。因此，共時狀態下複合詞和派生詞在有些情況下與單純詞的界限模糊正是由歷時連續進行的詞彙化過程造成的^①。有鑒於此，本書採用“雙音詞”這一名稱來涵蓋從語源上來看組成成分有意義的所有雙音節詞，這樣不僅減少了定義上的很多糾纏，而且使這裏的研究結論有更大的概括性。

聯綿詞和音譯詞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列。這是因為聯綿詞是一種遵循特定語音模式構成的詞，其產生途徑和發展變化都與其他雙音詞不同，不涉及一個從句法單位到詞彙單位的範疇改變^②；

① 這也證明了共時狀態下的範疇是歷時變化的結果，共時的分析不能完全脫離歷時的調查。對於這個問題下文還要談到。

② 周法高（1962）把重言式聯綿詞看成為全部重疊，把雙聲、疊韻聯綿詞看成為部分重疊。可見，這些聯綿詞的語音形式是在單音節基礎上的完全或不完全的擴展。對於單音詞與聯綿詞的關係，以往的訓詁學著作認為是“急言為一（字），緩言為二（字）”。根據這些論述，徐通鏞（1997）明確提出聯綿詞的二音節是由單音節分化出來的。

音譯詞則是純粹利用漢語音節來記錄外來詞的結果^①，本來就不是漢語固有的詞，與其他雙音詞的產生方式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從數量上來講，聯綿詞和音譯詞祇占漢語整個詞彙系統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其產生途徑也不是漢語造詞方式的主流，漢語的主要造詞方式是詞根複合，其次是派生。以下我們再提到雙音詞，都是指不包括聯綿詞和音譯詞在內的兩音節詞。

2. 研究意義

2.1 雙音節是漢語詞的基本形態

在現代漢語的詞彙系統裏，雙音詞是最多的。根據周薦（1999）的統計，雙字組合占《現代漢語詞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商務印書館 1996 年修訂本，以下簡稱《現漢》）收錄條目總數的 67.625%。這一事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漢語的韻律（prosody）特徵所決定的。

韻律是語言的形式特徵之一，有着生理和心理的基礎，是語言的普遍現象（language universal）。不同的語言有着不盡相同的韻律特徵，這又是語言個性的一個方面。韻律與語言的詞法、句法等層面相互作用，共同決定了一個語言的面貌^②。在詞彙方

① 有些音譯詞在選擇漢字時兼顧意義，但即使是這樣的詞，其成詞方式也與漢語史中的詞彙化過程完全不同，其中也不包含一個從句法到詞彙的範疇改變。

② 王洪君（1994）根據韻律音系學（prosodic phonology）的理論，提出漢語中的“字”不同於英語中的 morpheme，是漢語中語音單位和語法單位的交匯點，在漢語中占據着特殊的地位，而英語中語音單位與語法單位的交匯點則是詞（word）。

面，研究已經發現，每個語言中的詞在語音形式上都有着由韻律決定的特定規則。近年來興起的韻律構詞學（Prosodic Morphology）就是研究韻律對於構詞的制約的（McCarthy & Prince 1993 等）。這一理論中用到的韻律詞（prosodic word）的概念是從韻律學角度定義的最小的能夠自由運用的語言單位，它是在音步（foot）中實現的，一個韻律詞必須至少是一個音步。不同語言中音步的構成模式不同，因而不同語言韻律詞的構成也就不同，這就決定了不同語言中的詞彙在語音形式上的不同樣態。

馮勝利（1995、1996a）將韻律構詞理論引入漢語，並根據漢語的實際情況作了發展^①。他認為漢語中一個標準的音步是由兩個音節構成的，有時三音節可構成一個“超音步”（super foot），但超音步不是漢語的基本音步，而是一種再生的產物。一個標準的漢語韻律詞是由標準音步即由兩個音節構成的。韻律對漢語構詞的制約表現為：複合詞必須首先是一個韻律詞，因而也就必須是兩個音節。這就是在漢語中雙音節詞占詞彙系統的主體地位的原因。因此可以說，雙音節是漢語詞的基本形態。漢語中雖然也存在一些超過兩音節的複合詞，但數量不多，而且是在雙音複合詞的基礎上構成的，因而雙音複合詞是漢語詞彙系統的核心與關鍵。

雙音節是漢語裏一個形式成詞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

^① 在西方，韻律構詞理論主要是在分析重疊等詞法現象上比較成功。馮勝利把韻律構詞理論應用在對漢語複合詞的研究上，並對音步的方向性等問題做了開創性的分析。端木三（1999，2000）也採用了韻律理論分析漢語，但其觀點不同於馮勝利，主張漢語的音步有重音，重音應落在輔助詞上。王洪君（2000）進一步討論了韻律詞與韻律短語，指出韻律詞是祇能順向連調的穩定單音步或凝固復二步，而韻律短語則可能逆向連調，是多音步或可選多音步。這一分析使韻律詞與韻律短語的區分具有了比較容易把握的形式標準。

件，雙音節的不一定都是詞，也不一定都可能成詞。從歷時角度看，哪些雙音形式可能成詞？對這個問題以往還沒有研究，而這正是本書所要回答的問題之一。

2.2 對雙音詞的研究在主體上是對複合詞的研究

據周薦（1999）對《現漢》的統計，雙語素合成詞占兩字組的98.625%。由於漢語構詞主要使用複合法，詞綴數量少，派生法很不發達，因而雙語素合成詞中大部分是複合詞。研究漢語詞彙，就應該針對漢語詞彙系統的特點，把主要精力放到對複合詞的研究中去。

漢語大規模的雙音化進程開始於漢代。發展至今，許多原來的單音詞都變爲了粘着語素，在數量上十分龐大。這些語素雖然不能單獨成詞，但能產性却很高，構詞時位置不固定，既可以出現在另一個語素前又可以出現在另一個語素後。如“民”不能單用^①，却非常能產。根據《現漢》與《倒序現代漢語詞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商務印書館，1987），現代漢語中由“民”參與構成的雙音詞共有80個，其中出現在雙音詞詞首的有47個，如“民主”“民族”“民衆”“民工”“民謠”“民兵”“民俗”等；出現在雙音詞詞尾的有33個，如“人民”“選民”“農民”“難民”“國民”“公民”等。與英語相比，可以說上述的詞根複合方式是漢語構詞的一個特點。Packard（1998）指出，像漢語這樣，一個不自由詞根可以出現在不同位

^① “民”在個別情況下可以單用，如“民以食爲天”，但這是出現在一個習慣性的說法中，屬於古語的殘留。

置以構成複合詞的構詞法實際上在英文中是不存在的^①。英文中的複合詞 (compound) 大都是由可以獨立運用的詞組成的結構，如 classroom (教室)，blackboard (黑板)，typewriter (打字機) 等，因而英文中的複合詞采用的主要是詞複合而不是詞根複合的方式。對於漢語複合詞上述特性的歷史來源與性質，我們將在第二章中加以討論。

從共時角度來看，漢語複合詞與句法結構具有明顯的同構性，複合詞的五種主要結構方式正對應於短語的五種主要類型：並列、偏正、動賓、主謂、述補。從歷時角度考察，複合詞在來源上與句法結構有着密切關係。因而，複合詞可以說是詞法與句法的一個界面 (interface)，搞清複合詞的產生方式也有利於增進我們對漢語整體面貌的認識。

2.3 雙音詞的歷時研究的必要性

漢語詞彙系統以雙音詞為主的面貌不是自古而然的。在上古漢語裏，單音詞在詞彙系統中占壓倒性多數。據周薦 (1999) 的統計，在趙誠 (1988) 的《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中，單音詞占 77.51%，這與現代漢語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研究表明，殷商時代語言的詞彙系統本質上是單音節的，複音化的各種構詞法萌芽於西周早期，完備於春秋戰國。春秋戰國時期複音詞的數量增加很大，成為漢語複音化迅速發展的第一個

^① 英文中有一個類似於漢語的不自由且不定位的詞根“-log-” (義為“詞語”或“文本”)，這個詞根不能單獨作為一個詞出現 (因而是粘着語素)，但比較能產，表示一種詞彙性的而非功能性的信息，可以出現在詞首，如：logogram, logograph, logotype, logorrhea 等；也可以出現在詞尾，如 monolog (ue), dialog (ue), travelog (ue) 等 (Packard 1998)。

時期（馬真 1980/1981，郭錫良 1994）。雙音化的步伐從東漢開始大大加快（程湘清 1992b，方一新 1996 等）。到了唐代，雙音詞為主的詞彙系統已經建立，雙音化的程度在近代漢語得到進一步的提高（朱慶之 1990）。現代漢語中，雙音詞完全取代了單音詞在詞彙系統中的主體地位。從以單音詞為主過渡到以雙音詞為主，這是漢語內部的一個發展趨勢（這一點已被自高本漢、王力以來很多研究古漢語的學者注意到，並已成為漢語語言學界的共識）^①，這使得漢語詞彙系統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改觀，確為漢語史上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儘管這一事實已被語言研究者們所知曉，但時至今日，我們對這一變動的具體過程和細節還所知甚少，這與雙音詞在漢語詞彙系統中的重要地位極不相稱。這一情形的出現不難理解，詞彙內部的系統性和規整性遠遠比不上語音和句法，在詞彙系統內，雙音詞家族成員眾多，個體之間存在着比較大的差異性，再加上雙音詞在漢語悠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不盡相同的多個階段的變化，這就使得研究雙音詞的衍生發展成為一件頭緒繁雜的任務，要想理出一個清晰的線索來絕非易事。因而，這一領域中還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去做。如果說很多問題都被前輩學者注意到了，那麼留給後來者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這些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

^① 戴慶廈先生（私人交流）向筆者指出，雙音化趨勢在漢藏語的其他語言中也有反映（參看戴慶廈 1993、1997；李澤然 1997 等）。而且，漢語的親屬語言出現雙音化趨勢的原因與漢語也是類似的。藏緬語語音發展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古代藏緬語的聲韻母比較發達，後來出現了簡化的趨勢（戴慶廈 1993），這一語音簡化趨勢可能就是導致詞彙雙音化的原因。雙音化可能是漢藏語言發展的一條共同趨勢。這從一個方面也說明，有親屬關係的語言即使是在分化之後，也仍然可能出現同樣的發展趨勢。

從歷時角度來看，雙音形式是怎麼變成詞的？詞彙化背後的機制是什麼？制約雙音形式詞彙化的因素有哪些？這些都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

漢語史研究發展到今天，我們不能祇滿足於對一些變化事實做粗線條的勾勒，而應對隱藏於演變事實背後的演變動因、制約演變的條件以及演變所經歷的具體渠道等問題做出分析和解釋，祇有這樣，漢語史研究纔有可能走向深入、更上一層樓。這就是筆者選擇了這一課題以希求繼往開來而沒有去設法找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的原因。

3. 雙音詞的研究概況

3.1 古代訓詁學對雙音詞的研究

從整體上來看，古代訓詁學對詞語的解釋是以解釋單音詞爲主的。由於對雙音詞的性質認識不夠，在古代注釋中，常常把雙音詞分成兩個單音詞來解釋（參看朱慶之 1986）。這一方面反映了單音詞在古人心目中的牢固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成詞之初雙音詞的內部形式的清晰性。古代注釋中的確也有一些對雙音詞的語義解釋，但所占比重比較小，與對單音詞的解釋相比，顯得非常薄弱（參看馮浩菲 1995 等）。

在從漢代至清代的有代表性的辭書中，如《爾雅》、《方言》、《廣雅》、《一切經音義》等，都有少量對雙音詞的解釋，明代方以智的《通雅》中收錄的雙音詞較前舉諸書爲多。